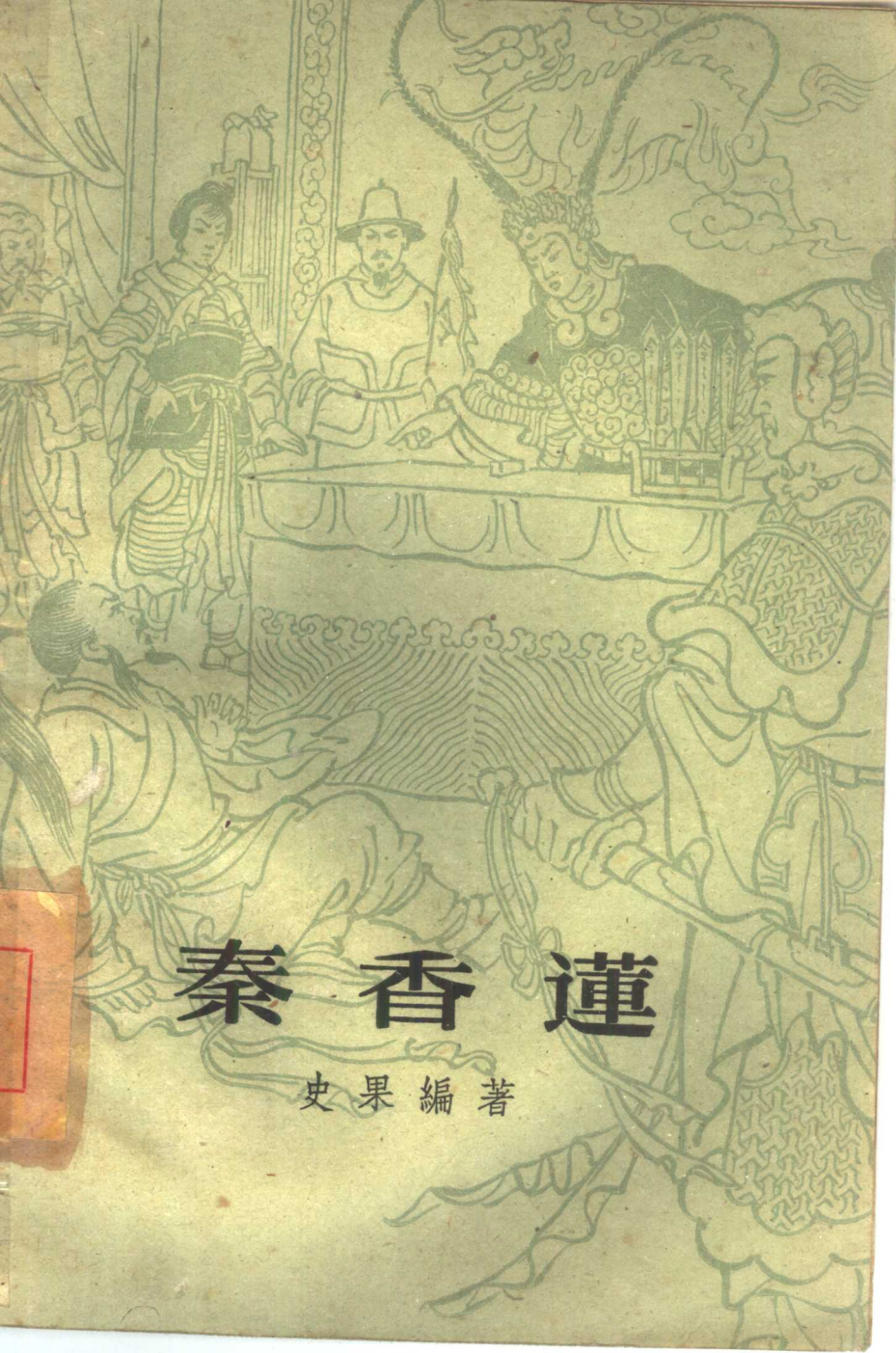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秦香蓮

史果編著

蓮 香 秦

史 果 編著

徐 迺 仁 年 插图

中 華 書 局

蔡 香 蓮

史 果 編著

徐 進 仁 年 插圖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黃城根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17號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·2 13/16 印張·55,000字

1959年9月第1版

1960年1月上海第3次印刷

印數: 80,001—110,000 定價: (6) 0.24元

統一書號: 10018.290 59.9. 甲型

前 言

秦香蓮的故事，在我國民間流傳很廣，可說家喻戶曉。不過，一般人所熟知的，這個故事都是以包公怒铡陳世美做結束。

清代學者焦循著的“花部農譚”中，談到有一出戲叫做“賽琵琶”。“賽琵琶”講的正是秦香蓮的故事，但結尾不是包公铡美，而是秦香蓮親自申問和處治陳世美。從焦循所作的評語看來，這出戲在當年是很受觀眾歡迎的。他說：“觀此劇，自三官堂以上，不啻坐淒風苦雨中，咀荼嚼檠，郁抑而氣不得申；忽聆此快（按：指秦香蓮在申問陳世美時，歷數陳的罪惡），真久病頓甦，奇痒得搔，心融意暢，莫可名言。”

這樣的好戲，今天舞台上是否還看得到呢？看得到。不久前，上海市人民淮劇團整理演出的“女甯”，可能和“賽琵琶”就是同一個戲。而它感動人的力量，也絕不減于“賽琵琶”。不少觀眾為劇情所激動，甚至流出眼淚。對於忘恩負義的陳世美受到應得的懲罰，莫不感到大快人心。

人們為什麼會感到快意呢？那是由於對陳世美的貪圖富貴、忘掉根本的不義行為，抱著極大的憎惡；而對於秦香蓮的遭受遺棄、遭受迫害後的反抗鬥爭，寄予莫大的同情。在封建宗法社會里，政權、族權、神權、夫權，代表着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，象四條極大的繩索，緊緊地束縛着人民。秦香蓮的

悲惨遭遇，正是古来千千万万受迫害妇女的缩影。而她敢于藐视封建社会的“王法”、“夫权”；敢与坏人坏事斗争到底，她这种坚强的性格，自然受到人们的敬爱。因此，当她从一个被迫害者的地位反过来亲自审问迫害者，为千千万万妇女报怨雪恨和扬眉吐气的时候，人们自然要为之欢欣鼓舞了。

这个故事，就是参照“花部农谭”中“赛琵琶”的情节，并根据淮剧“琵琶上寿”、“女审”；京剧“秦香莲”；川剧“鬲宫”等编写而成的。

一九五九年五月

統一書號：10018·230

定價：0.24 元

目 次

一	陈世美官贵忘本.....	1
二	秦香莲万里寻夫.....	7
三	撕罗裙母子闾宫.....	14
四	索婚书駢馬絕情.....	21
五	定巧計丞相拜寿.....	26
六	暗吞声琵琶訴苦.....	33
七	下狠心杀妻灭子.....	40
八	伸正义韓琪捐軀.....	45
九	抱不平豪杰救难.....	51
十	立軍功香蓮挂帅.....	58
十一	平边患都督奏凱.....	63
十二	赴朝宴金殿巧遇.....	69
十三	叙乡誼自投罗网.....	74
十四	抗圣旨手刃仇人.....	80

一 陈世美富貴忘本

人人都說大柳庄的风水好，其实，拿湖广荆州地区來說，大柳庄也不过是个平常的村子，人們所謂风水好，只是指庄上出了一位解元。那时，普天下农民都过着苦巴巴的日子，有几人上得起学；因此，地方上出了个讀書种子，大家都当着宝贝看待了。

大柳庄这位解元公，姓陈，表字世美；因为他終年讀書窗下，不曾受那风吹日晒，养得面白如玉，举止文秀。这陈解元父母在堂，父亲陈大德，人称陈太公，母亲蔡氏，邻舍都尊称她一声陈太婆，虽然都已七十高年，且喜都还康强。他早已婚娶，妻子姓秦，小字香蓮。是个端正朴实、勤苦耐劳的妇女，自嫁到陈家，夫妻感情和美，已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叫英哥，女的叫冬妹，都还在幼年。

这陈解元虽是早得科名，可是家境却很萧条；平时，亏得香蓮紡紗織布，勤巴苦做，一家才将将就就过得日子。他也全仗有了这位賢內助，才不致为柴米油盐分神，得以一心一意钻研經史。常言道“飲水思源”，陈解元既讀書如何不懂得这一点？一夜，他挑灯苦讀，~~手~~倦抛书，看时，香蓮的紡車还輪轉未停；他看了又是爱怜，又是感激說：“噯，論起来，我陈世美这頂解元巾，都出在娘子十指上啊！”这话，虽說帶着謙遜，当时却也是肺腑之言！

却說这年春初，朝廷黃榜招賢，消息傳到荊州。这陈解元詩书讀得烂熟，况且他又以卿相之才自許，得了这个信，如何不想上京求取功名？为此，便把这个意思婉轉对父母說了。

陈太公一听，癢了嘴，半天不答應；落后才說：“說嗎是这样說，讀書人功名要紧；只是，我今年已七十一了，你娘又是病痛多。說嗎是这样說，万兩黃金何為貴？一家安樂值更多！你若能守住我們二老，便是尽了孝道，也不在乎功名。說嗎是这样說……”

陈解元听了心里不以為然。只是碍着父亲面上，不好頂嘴，臉上裝出笑容說：“儿子熟讀孝經，怎的不知尽孝之理？古人說得好，象那冬溫夏涼，晨昏定省，都不过是小孝，惟有揚名声，显父母，才是大孝；儿子正为揚名显亲，才要去赴春闈哩！”

陈太公虽是舐犢情深，愛子心切，却苦于讀書不多，一听古来圣贤都这么主張，一时沒話駁他，只把眼來望他老伴。陈太婆眼泪巴巴說：“孩儿，京城山遙路远，你去了，知道我等着你等不着你？就算求来一官半職，只怕那时娘的骨头都打得鼓响了！”陈解元說：“娘說到哪里去了！我去，不过年把時間。若是无官，自然早早回来；天幸得了官，那时爹和娘也榮耀！”陈太婆說：“好倒好，只是你們夫妻情义深重，知道媳妇放你不放你？”

当夜，陈解元等到儿女都睡了，把灯挑得亮亮的，也不看书，把香蓮叫到面前，坐了；然后把朝廷黃榜招賢、自己要进京求名的事对她說了。香蓮起初听了不以為异，后来又觉有些淒然，眼睜睜望着他說：“官人，你真的想做官嗎？”

陈解元手拍书卷說：“我讀書一場，不想做官，想怎的？有

道是：学成文武艺，貨与帝王家。我此去倘能求得一官半职，也不枉我十载青灯黄卷，半生布衣蔬食！”香蓮听了便不作声。陈解元問她：“娘子，你是怕山遙路远，音信难通么？”香蓮默然。陈解元又問：“敢莫怕我走后形只影单，凄凉寂寞？”香蓮摇头。陈解元不懂了，說：“哪，为什么不說話？”

香蓮說：“你快莫从我身上想！官人，难道你忘了父母年近，儿女幼小？你走后，千斤重担都落在我肩上，这一点，我固然义不容辞，只是不曉得怎样，我总有些怕……”陈解元安慰她說：“我走后，高堂父母，膝下儿女，仰事俯蓄，这重任，自然都托付你了。娘子莫要怕！我陈世美沒那福命便罢了，若是有福命，这一去必然魚跳龍門，穩步蟾宮；到那时脫白換紫，衣錦荣归，喏，我亲手把五花官誥捧与娘子！”說着，竟有些眉飞色舞了。

香蓮似感謝又似劝戒說：“你的學問，我是曉得的，只怕这一科就要高中了！可是，我还有一句話，为人处世，品德最是要紧！象那才学，毕竟还在其次。官人，你若記得我这两句話，做个德才兼优的人，比送我五花官誥更宝貴多了！你这一去，不管有官无官，都要早回来啊！”陈解元連說：“記得！”

当夜收拾歇臥不提。隔了两天，陈解元便动身进京，陈太公夫妇亲送至巷門口，千叮万嘱，要他早寄音书，免得二老牽腸挂肚。香蓮抱女携儿，把陈解元送到长亭。陈解元劝止說：“风大，你們回去了吧！”

香蓮眼望前面，已經是柳堤官道，映帶些野水橫桥，再前面，就被山色阻断，望不見了。夫妻們分別只在頃刻，香蓮滿眼凝泪，叫声“官人”，才說了句“你舍得下……”便咽住了。陈解元心里也感到凄然。香蓮說：“汴梁东京是个繁华之地，你

得意之后，該不会喜新厌旧吧？”陈解元以手指心說：“娘子放



“娘子放心，我不是那亏心負义的人！”

心！我不是那亏心負义的人！”香蓮点头。又叫儿子英哥：“快叫爹！”英哥只得五岁，不知事，吵着要跟他爹一起去。陈解元哄他說：“小厮家去不得，京城里有拐

子！”英哥才不鬧了。香蓮又抱过冬妹。冬妹才两岁，小眼望着她爹，“呀呀”作語。这陈解元虽說儿女情重，到底功名要紧，当时別了妻儿，徑往京都。

这陈解元一路上有車陆行，无路登舟，非止一月，到了京都汴梁，就在仁和門内，一家名叫“三阳”的客棧里住了下来。

过两天便是試期，陈解元入了春闈，三場文章，做得花团錦簇；再經殿試，又做了一道平边策，那时本来没有什么边衅，却亏他做了出来，而且头头是道，洋洋万言；恰好皇帝重的是才华，一見他文詞华美，字体端秀，便认为是个庙堂之器，提起御笔一点，点了个一甲一名！

陈世美好生幸运，竟高高地中了状元，他这一喜，似乎連足底下都飄飄生云了！那些琼林赴宴，杏园賦詩的排場都不必細說，单說皇帝又降了道特旨，恩上加恩，賞賜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，游覽宮苑，以示荣寵。

三位新貴緋袍金帶，烏紗宮花，各乘了馬，由穿宮太監引着，進了皇城。陳狀元在馬上左右顧盼，皇城風物，目不暇給。只見五鳳樓金碧輝煌，九龍亭高聳霄漢，文淵閣宏大深沉，武英殿氣象萬千。他看看這，瞧瞧那，無一處不富麗，更無一處不堂皇！不禁又是絕羨，又感僥幸說：“不到得皇城，怎知皇家富貴？我陳世美能有今日，方不愧是男子漢、大丈夫了！”說着“哈哈”一笑，忘其所以，一個不留神，倒顛下馬背來，幸喜從人挨得近，慌忙扶住，看時，還好！不過額角上擦掉了一點油皮！榜眼、探花齊來探視，問是怎樣的？陳狀元不好意思，推說宮徑苔滑，馬失前蹄。榜眼、探花湊趣說：“年兄昨日才登龍虎榜，今朝又馬躍鳳凰池，只怕還有大喜哩！”於是三人大笑。那引路的太監連忙搖手止住說：“你們哥兒三個，樂只顧樂，可別敞口打哈哈，前面便是粉官樓——你們不見，紅牆上雕畫着牡丹花嗎？倘若驚了鳳駕，咱家可耽待不起啊！”

三位新貴不由肅然起敬，馬也不敢騎了，當時屏息靜氣，駕行鶴步，沿宮牆而過。那陳狀元走在頭里，榜眼、探花蹣跚隨後。

正走到粉官樓前，樓上走下一個胖太監——宮里有名的王總管，喚陳狀元單獨留下說：“狀元公，好造化！天大的喜事來了！”陳世美詫異說：“晚生叨蒙聖恩，已是大魁天下了，還有什麼喜事呢？”王總管笑得象糖羅漢一樣說：“書呆子！喜事多哩！皇太后的懿旨，選中你做當朝駙馬了！”陳世美吃了一驚，卻又眉梢帶笑說：“哎呀，公公！我家中現有……”下面竟說不出口。

王總管忙問：“狀元公，你家中現有什麼？”陳世美“哦哦”

連聲說：“晚生家中現有……父母哩！”他本來要說“妻子”兩個字的，無奈富貴逼人，口不應心，竟說成了“父母”二字！這事雖然發生在一瞬間，但是顯然言出有心，這真叫做：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

王總管听了“嗤”的一笑說：“原來是父母！看不出來，你倒是個大孝之人呢！哥哥，你既讀子曰，該懂得孝莫大于事君吧？就說咱家吧，一點忠心為着皇上，把身子都淨了呢。還說什么的？真是！你招為駙馬，乃是奉了聖命，就是你們老太爺老太太知道，諒來也沒二話說呀！”陳狀元將錯就錯說：“公公見教極是。”王總管大喜說：“怎麼，答应了？”陳世美傻笑點頭。王總管說：“哎喲，咱家要是你啦，可早就答应了！真是的！走，咱們找個地方歇會腿，等咱家去上頭復了旨，回頭就好辦喜事了。”

陳世美這時神情若醉，云里霧里，正覺這是不世之遇，忽然心靈深处又不安起來了，暗暗懊悔說：“不可！不可！我和香蓮十載夫妻，情深義重；我怎忍停妻再娶，得新忘旧！況且已有英哥、冬妹一雙兒女，我若貪圖富貴，瞞心昧己，眼看這兩個孩子，就要成無父孤兒，我又于心何忍？再說父母已臨桑榆晚景，我豈可流連忘返？倒不如對太后把真情說明，也顯得我是個誠篤之士，清白君子！”

主意還沒打定，王總管已把他領進一處高大的宮院，指着告訴他說：“瞧，這就是太后賞給你們小倆口居住的木樨宮！駙馬爺，你瞧瞧還中意吧？”陳世美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只見畫堂精舍，雕欄玉砌；翠閣紅樓，花木幽深。夸什麼天上神仙府？這便是人間溫柔鄉！陳世美不看還好，看罷真覺眼紅，尋思道：

“象这样潑天家一場富貴，對我陳世美來說，就如錦上添花，烈火烹油！世間有幾人巴望得到？我若當面錯過，豈非虛度此生？況且聖命難違，也算不得我虧心！古人富貴重婚，多有傳為佳話的，我招為駙馬，有何不可！管什麼妻室兒女，火燒眉毛只顧眼下！”他有了這個念頭，便把心來黑了！

二 秦香蓮萬里尋夫

陳世美自從作了皇家駙馬，吃用的是珍饈美味，穿戴的是錦綉貂璫；端的恩上加恩，寵上加寵！富貴日子容易過，彈指間便是三年。

這裡，且按下花都汴梁，再說湖廣荊州的事。打陳世美上京那年起，荊州地面一連鬧了三年天災！第一年，蝗災；第二年，水災；第三年，旱災。前兩次不去說它，單說這場干旱，百天內不見滴雨，田土龜裂，赤地千里，種下的莊稼，沒一粒收成！閑常只說大柳庄風水好，如今看起來並不見得；出了一個狀元，却遭了三年災荒！老百姓把草根樹皮都吃光了，老弱的多半餓死，少壯的逃荒外鄉；那幅淒慘景象，說來令人酸鼻。

陳世美的家底子本來就差，哪裡還當得這荒年！他家虽说也有親有鄰，無奈大家的苦況都差不多，就是有一兩家境況稍好的，偏又是勢利鬼，誰來瞅睬？秦香蓮左支右絀，羅掘俱窮，真乃是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！沒奈何，把衣裙首飾典的典，賣的賣，換些柴米，勉強撐支。

這天清晨，香蓮把最後一股釵兒賣了，朶來一斛米，煮了半鍋粥，等到粥熟，捧出草堂，請公公婆婆用飯。

陈太公一見那雪白的粥，先有三分欢喜，趁热喝了一口，咂嘴說：“說嗎是这样說，人是铁飯才是鋼！一口下肚，身上就暖和了哩！”陈太婆却不滿說：“光吃粥嗎？小菜呢？哎，炒个鸡蛋也好！”陈太公劝慰說：“媽媽，这是荒年，将就吃点就是。”陈太婆嘮叨說：“不信連点青菜也买不出！老老，不是我說，昨天吃的还是干飯，今天就变了稀粥，等到明天，只怕要叫我們二老喝清水了！”陈太公說：“其实年荒岁歉，你休錯怪媳妇！”陈太婆說：“錯怪？你知道他娘儿母子在厨下吃的什么？”

恰好英哥那孩子端着只空碗，来到堂屋門口張望。陈太婆一見，喚住問：“乖孙，你們娘母在厨房里吃啥好东西？”英哥說：“我們吃糠！”陈太婆耳聾，听成了“吃湯”，轉面对陈太公說：“怎样？不是在吃鮮湯嗎？”陈太公說：“說嗎是这样說……”陈太婆打断說：“我們赶到厨房去，好湯好水，大家尝尝！”顛巍巍立起来，扯了陈太公就走。

两个走进厨房，只見灶下燒得焰焰騰騰，鍋里“咕嘟”作响。陈太婆冷笑問：“什么可口物儿？也让我二老吃点！”香蓮吓得緊按鍋盖說：“娘，你吃不得！”陈太婆說：“我又不吃灶王斋，哪怕油葷！”喝教揭开鍋盖，看时，鍋內黃是黃，綠是綠，黃的是糠皮，綠的是野菜，不住翻泡打滾！陈太婆不相信自己眼睛，盛起半碗，吞了一口，立刻咽住。半天才緩过气来，問香蓮：“你們吃了多久了？”香蓮說：“半年了。”陈太婆一陣心痛，慘叫一声，跌倒于地，中了痰厥。

香蓮和太公慌忙喚救，哪里还喚得醒，不多时，就一命嗚呼了。香蓮哀痛欲絕，又沒有衣衾棺槨，只得告求几家亲邻，亏得大家幫衬監，才把陈太婆草草收殮了。

不想又应了一句话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陈太公本已日薄西山，年迈体衰，如今又伤老伴之死，于是一病不起。这天夜里，太公把香蓮喚到榻前说：“我只怕不济了！世美这个奴才，我也等他不着了。说什么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其实都是假。我死之后，你可带了儿女上京找他，若是见了面，要着实地问他身从何处来？象这样生不能养，死不能葬，却不是枉为人子！再问他为何一朝富贵，就忘了糟糠？还要问他，英哥、冬妹可是他所生所养？他身为人父，为何不念骨肉之情？你要问得重！奴才若敢回嘴，你可拿我家法打他，打得奴才服输认错，我死了也瞑目！”

太公吩咐毕，长叹一声，便咽了气。香蓮連喚几声不应，再一看室内，四壁萧条，一灯如豆；不禁放声大恸，哭了一回，喚着陈世美说：“官人，你一去三载，音信杳然，如今父母都去世了，閃得我无亲无靠！我待要寻短见，又还有一双儿女，啼饥号寒，谁来照管！官人，此情此景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明白不明白？哎呀，官人，你好忍得心呀！……”

这场哭好生惨切，早把邻舍惊动，齐来她家劝慰。亏得大家东拼西凑，才把太公盛殓起来。就在屋后寻块山地，把二老棺木合葬一处。香蓮麻裙包土，翻起两座新坟，她的一双手，也因撮土磨破，十个指头，血痕斑斑。

等到葬事完毕，香蓮記起太公遺言，再三思索，也惟有上京寻夫这条路，好在家无长物，安排起来容易，只把几件破烂衣衫，和些针线杂物，收拾做一包，把平常爱弹的一只琵琶也捎带了。诸事停当，临到动身，先去坟前拜辞，可怜一杯羹飯也备不起，只燃点了一柱清香。香蓮帶領一双儿女，下了四

拜，口里暗暗祝禱說：“兩位老人家陰靈不昧，保佑我母子一路清吉，安抵京華，尋訪着官人，那時夫妻見面，父子團圓，再回來興塚祭掃，栽松植柏！”

于是母子三个上了去东京的路。沿途經過市墟村坊，香蓮便彈起琵琶，唱一段經卷故事，有时也唱到自家身世遭遇，听的人莫不唏噓流涕，也有施舍飯食的，也有資助盤纏的，全仗如此，香蓮母子才得勉強糊口，繼續赶路。

母子們就这样白日琵琶乞食，夜宿荒村野店，說不尽旅途的风霜之苦，歷經千山万水，終於到了京城。恰好进的也是仁和門，这时天已昏黑。母子三个走到一家客棧来投宿，賬房先生把她們打量了一回說：“东京城寸土寸金，你們这个样也要宿店嗎？”

香蓮施礼說：“我們初到京城，人地生疏，还望先生周全！”



母子們就这样白日琵琶乞食

賬房先生拿出两个銅錢，打发說：“你也該看看簷前号灯，我这里是招商旅店，杜宣行台，你們如何住得？还是別处去吧！”

香蓮低头一

看，冬妹朦朧欲睡，英哥飢疲不堪，哪里挪动得一步！不禁叫了声“苦啊！”